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

宋 徐自明 著

哲宗元祐五年庚午

二月庚戌文彦博罷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致仕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中興元尹充護國軍山西南道節度使致仕

制曰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彊飧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

地優佚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
高風具官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
之勲其在朝廷有崇瓌之業士民視其去就邊裔震
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愍勞以事既許其
歸越予訪落之年凛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
成出入五年始終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
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
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

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特界二節宜從近比之優仍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眷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

彥博自元祐元年正月自守太師致仕除中書門下平章軍國重事至是年二月罷復致

仕在位五年彦博凡三入相再入樞府既老復以重事居位至是懇辭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又詔學士院彦博麻制内特不用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拜罷録彦博自言自在嘉祐中封潞國公經今三十餘年為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彦博乞免册禮詔從所請再乞免兩鎮節度使祗帶河東一鎮致仕從之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彦博宰臣呂大防三省樞密院暨從官皆赴

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

瞻自元祐三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三月卒在樞府二年哲宗為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禄大夫遺表常數外特官二人謚懿簡

壬申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忠彦弟純彦妻知樞密院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

同日蘇頌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右光禄大夫除

頌字子容學士紳之子也神考時知制誥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復下頌當制奏定本原御史薦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封還頌大臨執奏不已扵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御史中丞梁燾言伏見近除韓忠彦同知樞密院蘇頌尚書左丞續有指揮令忠彦立班在頌之下臣竊惑之以官制言則同知樞密院在左右

丞之下近例言之則同知樞密院先入者在左右丞之上忠彥自合在左右丞上今既不依官制又不循近例仰惟聖意必以頌為耆舊故特示此優禮忠彥雖是晚輩然進之在前頌雖是舊人然用之在後竊以朝廷尚爵宜正先後之次今既不以先後次之則是陛下特形輕重之意乞依近例以先後為序況聞頌已曾辭遜亦足以成頌之美其從違未詳

四月甲辰右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固自元祐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月以知樞密院事卒再執政凡二年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神道碑額曰純亮遺表恩澤例外更特與三人差遣大觀二年三月初申孫固等四十五人欲與出黨籍奉聖旨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陸佃等四十二人並出籍四月敕孫固係神宗隨龍人特與出籍

十二月辛卯朔許將罷尚書右丞為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將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踰一年先是將累表乞外御史中丞蘇轍累言將過失而將亦累表陳乞外任哲宗批可特除資政殿學士轉一官知定州所命詞作自請均勞逸之意拜罷録將乞赴興龍節上壽仍乞綴寄禄官班吏不赴坐詔立班在六部尚書上餘依長編

元祐六年辛未

二月辛卯劉摯右僕射自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王者以得人輔政為功宰相以代天理物為任故三階色齊則風雨莫不次序百姓內附則陰陽以之協和朕難其才久虛右揆登進賢輔孚告外廷具官劉摯受才清明涉道純粹知足以經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之言勤勞百為論議一致被遇先帝徧儀臺閣之華陪輔朕躬參預鈞衡之任而能彌縫以藏其用變調不失其中故諏訪於師言俾秉持於大政坐論西省進貳文昌

增衍爰田陪敦真賦於戲朕稽前載之迹考名臣之心房杜以能斷善謀治効幾乎三代姚宋以應變持正功業盛於一時勉舒爾猷允蹈前美

同日蘇轍尚書右丞自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自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簽書樞密直學士除

轍字子由眉州眉山人父洵轍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策制舉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神宗立二年轍以書言事會王安石初用以執政領三司神

宗以轍為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極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哲宗立為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轍奏疏極論謂此人若返豈肯

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憤惟陛
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
噬臍之悔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
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是年二月除尚書右丞轍
尚書右丞命既下而右司諫兼權給事中楊康國
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其後康國屢請罷轍
康國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
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

作為縱横捭闔無安静理故亦類其為人也比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上下其所為文華麗浮侈淫陛下若恱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不報丁未録

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是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巖叟遜謝

而進曰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右僕射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

制曰用其言而顯其身所以崇君子之正直進以禮而退以義所以敦大臣之始終在國體之宜然實朕心之致慎惟吾宰弼薦貢囊封根于至誠躬乃自厚肆孚明

命播告外廷具官劉摯淵源閎博而持之以易良廉隅靜方而廸之以柔則術足以凞千載之統謀足以詔萬世之微越予求助之初嘉乃晝規之節衆正是賴爾猷居多謂樊侯無吐茹之嫌資之補袞而傅說有朝夕之誨倚以濟川方垂拱以仰成亦幾康而相敕施德云茂歷年未朞亟辭揆叙之繁深服謙光之益抗章弗已陳義甚高易退之風勉從厥志是用疏秘殿之華職付東維之巨藩式均賢勞玆示體貌於戲民人社稷無容中外之

殊元首股肱固匪明良之異若斧藻其德毋金玉爾音
乃心王家同底于治

摯自元祐六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
不及一年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為臣不
忠父死於衛委而不葬為子不孝摯於是抗章辭
位而有是命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寃
而劉安世為其集序云拜罷録

劉摯罷相麻制以從
所乞為辭初麻制過門下給事中朱光庭封還言

摯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御史中丞鄭雍言光庭朋黨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願一切勿聽於是光庭與摯相繼俱罷光庭之封還麻制也呂大防嘗召光庭諭旨光庭不至故但以本官出知亳州八年三月光庭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初劉摯罷相光庭充給事中封還詔書坐是

以本官出守至是復職（長編）先是御史中丞鄭雍言摯之子即王鞏壻方鞏之不撿事體量未到堂遽除密州體量得實不加衝替纔罷其密州而已左正言虞策亦論摯操心不公屈撓大法陰結黨與共圖其私乞付其章於外帝不肯會章惇諸子故與摯善答書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鄭雍及御史楊畏得之即釋其語上之曰休復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摯預交章惇子

弟為囊槖以冀後福疏奏上始有逐摯意矣是時王鞏既得罪摯方卧家自劾右丞蘇轍以嘗薦鞏亦待罪簽書王巖叟以為摯轍俱正人不可去上書留之時臺諫論摯與邢恕别簡反接見章惇子弟牢籠為後日之計於是上以邢恕章惇之事語巖叟巖叟論其不然退又上奏摯亦上奏自辨上終不悦摯又求外不已遂罷政云丁未録

辛丑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自元祐四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卒執政凡二年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對曰堯俞自仁宗時至今始終一節有德望真可為朝廷惜上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獻簡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猛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長編

元祐七年壬申

五月丙午王巖叟罷簽書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巖叟自元祐六年二月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在樞府踰一年先是有御史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彊愎狥情父子豫政貨賂公行監察御史黄慶基言巖叟黷法狥私彊狠自用父蔄龍子擴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拜罷録

八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知

河陽王巖叟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四年五月上
曰巖叟用心極可罪當時貶蔡確意不在確蓋有
傾搖之意布曰此必有人言蔡確定策有功逐確
則有廢立之意上又曰梁燾亦然十一月先是上
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王巖叟朱光庭輩兇慝
曰肆無所忌憚如光庭盡散河北斛斗先帝經營
儲蓄一日而更尤兇肆所言皆可怪至謂曾肇爲
姦臣之弟輔臣因歷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而上

怒程順為甚遂有涪州編管之命

六月辛酉蘇頌右僕射自守尚書左丞為左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荷天地之貺繼祖宗之成上承文母之慈萬機俾乂下賴輔臣之正一德交修耆俊老之精忠合外廷之公議延登相位敷告治朝具官蘇頌粹資中和休譽英特學富經邦之道文高華國之章浹萬事之周材宿四朝之偉望逮予初政歸爾近班進服天官抑人才之阿黨優游翰苑還帝制之坦明暨擢寘於近司頗接聞於密

論雍容雅正多援古以開陳練達精明亦宜今而裁制
維是深識居然遠猷是用躐陞右弼之崇兼揔西臺之
重秩階增峻勲爵並隆申衍爰田陪敦真食并見允文之
慶尤為稽古之榮於戲惟聖賢相遇之難以君臣得時
為盛矧惟成德恊我至公如房喬之善建嘉謀遼啟唐
風之競如趍相之好觀故事終扶漢道之尊勉跂前修
用孚美業

同日蘇轍門下侍郎自守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范百禄中書侍郎自翰林學士太中大夫除

梁燾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鄭雍尚書右丞自太中大夫御史中丞除

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議大夫寶文殿待制權戶部尚書遷樞密直學士除

百禄字子功鎮之猶子也父錯為衛尉寺丞中進士第又中制科燾字况之鄆州人父犢兵部員外郎雍字公肅襄邑人舉進士甲科奉世字仲馮袁

州臨江人中書舍人敀之子○壽辭尚書左丞願
於舊臣耆德疎遠之地圖任老成揀拔儁良庶使
輔佐得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中書趣拜壽內
謝曰太皇太后曰晝出官家意壽再三稱謝太皇
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卿等輔佐壽對曰臣
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
陛下留意太皇太后曰比來朝廷有何闕政壽對
曰今聖政日新天下安靜如邊防河患內外議究

須博詢通習其事者探利害為之如邊事須問西
人河事須問河北人參酌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
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安燾將
皆舊人可倚任者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異同不
决吕大防顧燾問誰可燾曰相公久居朝廷收養
人材固多宜自有人惟是不以愛憎牽於偏聽以朝
廷得人為已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燾
曰天下何嘗乏材但好人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

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大防曰須在識别分明燾曰公生明則識别自然明矣長編

元祐八年癸酉

三月癸未蘇頌罷右僕射依前左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

制曰朕登賢輔弼所以圖幾康之功均逸燕閒所以盡始終之遇誕揚成命敷告治庭具官蘇頌蹈德冲和博閒通貫樂處厚以敦薄善援古以證今法從宗工儒林祭酒踐更衆職夷險一心先朝訓官居獨當於清問邇英進

讀滋有益于多聞實應王人之求式觀賢業之効擢從政路進執宰衡曽未期年屢求歸老嘉能遷而安退足戒得以興廉禮雖及於傳家忠未輕於去國是用躋華秘殿休養真宫腆厥茂恩適其高志於戲優游自裕即解秉鈞之勞闕失有聞毋忘補衮之素勉修兹義允篤于衷

頌自元祐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十二月罷為相不及一年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吏

赦除知蘇州頌以謂非允論於簾前同列有曰賈易姦邪頌曰易為御史不避權要號為敢言且嘗論令執政之臣未見其姦邪之迹今自監司為州則是更赦反下遷衆欲加貼職頌亦以為未可有旨再議會左相呂大防在告議未决而御史楊畏來之邵即言頌稽留詔命頌乃上章待罪固辭老疾故有是命拜罷録 三月壬午詔右僕射蘇頌累上表引年乞解機政可依所請特除觀文殿學士充

集禧觀使初進呈臺章論頌揩留制書尚書左丞梁燾曰頌為宰相理會差除可謂稱任矣況論差除執政皆得可否為相復不得論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子為太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燾曰差除皆宰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罷議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閒語外人豈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誣告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頌既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宫祠便居燾又爭

曰頌罷之非宜願兩宫察言者之妄留頌以遏傾搖之風朝廷輒罷宰相事體極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住燾曰若用自請即職名非故事不可降職處外以示踈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長編乙未蘇頌稱感寒壅望許上封章俾還閭里詔不允除大朝會外仍特免朝會七月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再表乞致仕詔不允其後又力請老乃以頌知揚州頌又乞致仕又不允紹聖四年九

月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中太一宫使蘇頌

上表乞致仕詔頌爲太子少師依舊觀文殿大學

士致仕建中靖國元年太子太保致仕蘇頌卒鄜

浩狀其行

辛卯范百禄罷中書侍郎爲太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百禄自元祐七年五月除中書侍郎是年三月罷

執政凡一年先是右僕射蘇頌以稽留詔書罷政

御史黄慶基三疏論百禄實位中書豈有同罪異

罰之理百禄援引親黨與蘇軾蘇轍結為朋比牢
不可破以呂陶為右史岑象求為諸王府説書皆
川人也以至久待闕而奪與他人方劾治而遽加
進用狗私害政望賜罷絀遂有是命拜罷録先是蘇
頌既以爭論牽復賈易罷相而百禄以同省待罪
請外不許其時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黄慶基來
之邵亦攻百禄時百禄已再請外又不許乃即露
章自言奏入遂罷初罷百禄不除職尚書左丞梁

純爭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紹聖元年閏四月壬申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河南府范百禄卒上為輟朝賻錢五十萬贈銀青光禄大夫

六月戊午梁燾罷尚書左丞罷同醴泉觀使

燾以元祐七年六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一年燾力求罷免而有是命故事宫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燾以特置使名恩禮優重官制以來未有前比所不敢當願得便郡以就

安養章四上改知潁昌府云拜罷録先是燾以疾求醫有詔與在京宮觀使以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屢上皆遣内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

甚既授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潁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長編

七月丙子朔范純仁右僕射自觀文殿學士除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位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閎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

入四朝向解鈞衡久臨藩屏介圭修覲喜見儀刑公衮言歸益隆禮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台寵正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説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唯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邊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與吕大防並相四年六月罷在相位不及一年至是再入相先是劉摯罷相

上復欲用純仁乃出御扎以問宰臣吕大防大防對以進退大臣非臣所敢僣預如所宣示實允群議遂遣御藥院李倬齎詔書賜茶藥召純仁赴闕既至入對延和殿遂降是命純仁乞收還新命上遣御藥張士良賜詔書不許純仁又辭又不許純仁辭至六七遂就位丁未錄純仁既相遂入謝太皇太后諭曰相公且與吕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彭汝礪如何純仁曰臣方欲

薦此二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公父仲淹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奬勸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長編

初詔知潁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侍御史楊畏聞將以純仁為右僕射言純仁去歲帥太原府守邊無狀上下失備西賊乘之犯麟州蹂踐千里死者數萬人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為相是賞罰

不正而功罪未判也自是連疏不聽或曰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畏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十二月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為職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迄無寸長上辜揀求又況受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

紹聖元年甲戌　元祐九年四月癸丑改元

二月丁未李清臣中書侍郎自資政殿學士守戶部尚書遷正議大夫除鄧溫伯尚書左丞自端明殿學士守兵部尚書遷右光祿大夫除

清臣中書侍郎制曰朕荷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不遑康寧顧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大臣數人而已自非明哲俊德望隆一時者孰膺此選哉具官李清臣有疏通之才兼碩茂之質高文大册既已傑出於儒林崇議閎言固嘗著聞于國論尚處丞轄屢辭政機朕難重違其情既去思之茲至而出臨方面入總計權皆有顯庸

達于朕聽是用加位一等進秩西臺忠信嘉謨爾之素有酬我知遇于兹發揚往惟欽哉毋替朕命

温伯尚書左丞制曰朕丕承先猷祗守鴻業永惟四輔之職實叅萬務之機宜得老成以資弼亮具官鄧温伯業履純裕學術淵通久躋侍從之華夙掌翰林之任出更藩牧入位夏卿渴聞猷為副於名實是用擢升左轄進貳揆臣外正德於百官内協謨于三事仍遷階秩彌示眷恩為國以賢良佇賛襄之益事君盡道無忘密勿之誠

祗服訓言期底于治

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呂大防時奉使永厚陵

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清臣及温伯二人

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

長編時二人並為大行太皇太后山陵禮儀使自真

定召入未至清臣已除中書侍郎權知貢舉温伯

已除尚書左丞權同知貢舉上令入内内侍省差

使臣宣問三月乙酉廷策多士策題清臣所進也

門下侍郎蘇轍論之轍之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
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熈寧元豐故事之意臣竊
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
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變者先帝在位近二
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
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
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
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

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免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後先相濟此則聖人之孝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世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彰先帝之失為詞則大事去矣上以蘇轍奏中引漢武以比先帝之聖失當李清臣因而

中之上怒甚轍竟出知汝州呂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簾之初臣兄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而轍由此罷黜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

覦之心獨當國亟變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作相遂與惇為敵事略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字聖求紹聖初復舊名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為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戸房事累遷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哲宗時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後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除端明殿學

士紹聖元年閏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左丞

三月乙亥呂大防罷相觀文殿大學士右光禄大夫知潁昌府改知永興軍

制曰登賢入輔儼師長于天工均逸出藩寄股肱于王室視内外之用雖異要始終之遇無殊咨爾在廷聽予施命具官呂大防凝方重之質富將明之才修責難之恭以致君恢包荒之度以安衆任可大乎賢人之業期永底乎烝民之生夙夜百為憂勞一致改元而後與政歷九

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慎乃經德撫我嘉師興言總覽之初實倚逺猷之助懇祈避寵難抑能遷是宜躋秘殿隆儒之華兼開府陪京之寄崇階進秩衍食增田膺乃茂恩欽其舊服於戲毋忘君憂不同畎畒之人自亮臣忠益厲廟堂之日惟既乃義永臻厥休

大防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四年二月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七年兼修神宗皇帝正史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七年初元祐六年五月甲子延和

奏事罷呂大防留身乞退引李德裕論云姚崇宋璟作相亦不過三年本朝呂夷簡雖三入然亦不過三年遂出居報恩院後三日宣押供職如故非雙日特為垂簾未嘗有此恩禮也七年十二月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宣諭曰主上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八年七月丁卯太皇太后有疾謂大防等曰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

一畨人乃呼左右問曽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出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是年三月乙亥大防罷相初制下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宣仁上僊充山陵使回乃有是命大防當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既長大防但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聖烈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當國日久群怨交歸焉及宣仁聖烈始祔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

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踈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長編左正言上官均言大防善操國柄不畏公議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掩没先帝盛美以李之純為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皆任諫官御史所彈擊者皆受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舍人主書誥命給事主行封駁范祖禹喬執中吴安詩呂希純皆附會好惡隨意上下所

繳駁者皆大防所惡所掩蔽者皆大防所愛至隳
壞先帝役法官制學校科舉之制士民失業棄神
考經晝塞徼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之患雖出守
藩郡典刑未正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呂大防等擅
作威福相與誣罔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監察
御史周秩言以太母之謙恭盡下以陛下之天縱
生知既逾冠婚之年又已郊見天地大防怙權作
姦不能建議復辟而乃盛引王府官為執政謀為

附益力援黨與以為臺諫不避親嫌邀用事中人與同書局令妻室入内希求恩寵未正典刑可特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八月詔應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碁數及赦恩叙復先是曾布獨對言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應聲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吴安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

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至元符元年八月權殿
中侍御史鄧棐言呂大防有子景山見任宣義郎
乞依范祖禹等諸子勒停例施行詔大防諸子並
勒停永不收叙紹聖四年四月乙亥責授舒州團
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先是大防以光祿卿
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會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邊
事旣對上語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
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

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樸實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惇召餌詰其對上語大忠盡告之惴适歎曰失言矣必為深悔未幾章惇果建言大防與司馬光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大防既南行至虔州瑞金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既卒上猶問執政曰

大防因何至虔州其家後請歸葬獨得旨歸上之念大防深矣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也

丁酉蘇轍罷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依前官知汝州

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祇飭懼無以丕揚休功實賴左右輔弼之丞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為姦言怫於衆聞朕不敢赦具官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狥習非之私

始則密奏以指陳終則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經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心其謂何其觧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為寬典姑務省循

轍自元祐六年二月除尚書右丞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轍言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熈寧元豐故事之意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遠

慮故勸陛下復行此事小人取快一時云云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願陛下勿輕改奏入不報轍又復言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恱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櫱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以漢武事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言具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

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趍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如此稱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屏逐詔以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

非是朕雖曲為含忍在爾自亦難安原誠終是愛
君薄責尚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
先帝事體失宜所進入詞語不着事實朕進退大
臣非率易也豈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
撰詞長編四月侍御史虞策等言蘇轍近以論事失
當責守汝州而吳安詩命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
原誠本於愛君之語命詞乖刺如此質之公議難
逭典刑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安詩行蘇轍語重

輕尚狥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不加黜責何以懲戒詔安詩罷起居郎乙巳侍御史虞策言轍引漢武帝比先朝今止守近郡請遠謫以懲其咎上曰已謫矣可止也轍既至汝乃以表謝上同上

四月壬戌章惇左僕射自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除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為政之道無競惟人思得骨鯁挺特之純臣逼修彌綸康濟之緒業圖我舊德冠于宗工孚號大廷播告

多士_{具官章惇}器博以大志剛而明才之所施則酬酢萬變而無窮學之所造則貫通百家而不惑蚤席華問浸登近班自結聖神之知薦躋丞弼之地佑我昭考格于丕平肆予纉服之初身任受遺之託定策社稷底寧邦家方政令出於簾帷權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彊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朕親攬機務緝熙事功悼創業垂統之艱難念繼體守文之怵惕典刑具在績効

可稽究觀民情以知利害之實斟酌時變以適増損之宜克昭前人之光實繄良弼之助矧封疆無以懲外侮田里無以安常生四方之休戚壅於上聞羣臣之忠邪惑於公議眷求真宰秉我國成是用起爾燕閒之中位諸公輔之上超進録秩寵陪户封南山巖巖久隆師尹之望赤舄几几行俟袞衣之歸於戲賢能相推而庶官和號令必臧而下民若如治梓材汝惟丹雘若作和羮汝惟鹽梅朕方注意以佇壯猷爾其奮庸以叶朕志修

明百度率厲庶工期共悏於遠圖尚無替於先烈亟共爾位終底厥成曾布詞

是歲四月癸丑改元壬戌章惇拜相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純仁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

道上即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
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
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
密奏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詔章
惇為宰相上皆嘉納之初呂大防既超遷畏禮部
侍郎畏知大防當去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畏先
託惇之妻姪張擴者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
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

而二人覺之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熈寧元豐首為相公開路者及惇趨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猥自陳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謟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六月又遷畏吏部侍郎畏既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勢相侵敵復陰附安李而惇徐覺其險詐曾布蔡卞又盡以平生所為告惇二年正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畏反覆遂出

畏成德軍○章惇拜相制詞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惇有定策之功不比他人故特除左僕射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嘗為正大夫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轉一官即止遷右似未安上令遷左遂以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閏四月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丙申詔惇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國史長編

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與陳瓘適相遇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

務曰計將安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

行乎或左或右其一偏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

未荅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

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為先何事當急誰

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惇復

佇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

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

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

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璀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熈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熈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説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為今日計唯當絶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熈豐元祐為説無以厭服

公論恐紛紛未艾辭辨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璀共飯而別此據丁未錄陳瓘傳增入

自宣仁上賓改元紹聖三省首為上言蔡確新州之竄累經恩赦遂追復右正議大夫尋再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上以章惇定策有功召除尚書左僕射范純仁遂自右僕射出知潁昌府時呂惠卿亦自建州安置復資政殿學士於是詔黃履為御史中丞蔡卞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侍讀林希為中書舍人履等交章論呂大防劉摯蘇轍於是大防等皆降授而蘇軾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履等又論梁燾劉安世吴安詩韓川孫升等皆落職降授七月詔司馬光呂公著追所贈并所賜謚誥及神道碑額仍下逐處倒碑磨毀王巖叟所賜官亦行追奪呂大防劉摯蘇轍各分司與梁燾劉安世並居住而范純仁亦追一官以章惇指純仁

等為司馬光黨人故也十月又以中書舍人林希兼侍讀十二月責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並以散官安置先是祖禹等於元祐中同修神宗實録上即位命蔡卞曾布林希同修正史於是蔡卞首謂祖禹等所載多無據依請重加參訂章惇因言其欺誕遂有此責二年正月又詔呂大防追還兩官趙彦若范祖禹陸佃曾肇黄庭堅各降一官八月詔呂大防等永不以恩數叙復九月皇后孟氏廢

后之廢實惇迎合于外而內侍郝隨擠闕於內以故無敢異議者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遺志而行之也四年二月司馬光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呂公著建武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并韓維盡追致仕遺表恩澤范百禄胡宗愈止與二人餘亦追之又呂大防劉摯等合三十三人各降斥有差河東節度使太師致

仕文彦博亦降為太子太保元符元年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又詔范祖禹劉安世并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勒停永不收叙二年十月吴安詩而下凡三十人責降有差以回河罰也王回而下二十一人追貶各有差俱坐以銀絹遺鄒浩時右正言鄒浩送新州羈管回等且致簡叙别故也二年九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以大臣為紹述之説實假此名以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

之遂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惑聖慮若閒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意至引王鳳亂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又併論蔡京林希惇等積怒合力排陷遂責監滁州酒稅

同日范純仁罷相為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制曰謨謀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在廷具官范純

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礪行之志有
面折廷爭之風越自累朝寖更華選曁冲人之嗣服適
丈母之仰成洛于臣鄰付以宥密一踐樞要再持國均
朕恭已紹庭嚮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遹先猷方有望於
弼諧遽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即厥安增視秩之華
名進陪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眷私於戲論道經邦
嘗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祗服朕言往
恭爾位

純仁自元祐八年七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再相不及一年先是純仁自潁昌召還復為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會左僕射呂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門下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純仁曰不知也純仁由是乞罷政上遣中使諭純仁曰方用宿德大臣更不須入文字必不從所乞又以詔書賜之奏又上上又遣內侍宣諭

又賜以詔純仁請益堅於是上面諭呂大防曰范
純仁求去甚堅卿湏為朕留不可使去又賜詔書
不許純仁復連章固請上不得已遂除純仁觀文
殿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事陛辭日命坐
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頼然
堅不肯為朕少留卿雖在外兩為宰相凡有所見
於時政有可禆益者但入文字言來無事形迹純
仁頓首受命遂之任 丁未錄 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

黨時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録詔以進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自云嘗經御覽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詔以信萬方令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詔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長編狂人擬策趙天啟文字或是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

長縱羣凶毁訕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為通議大夫差遣如故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詔勉從請徙知河南府又改陳州二年九月知陳州范純仁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先是范純仁當政時上嘗問貶竄之人殆難終廢純仁前賛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至是明堂

肆赦章惇蔡卞先䟽吕大防以下數十人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上奏奏入大忤惇等意詔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故有是責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遂責之純仁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後瓘為諫官於蔡京姦狀未著之前極論無一不效故京尤忌畏

之得禍最酷終以廢死丁未録

閏四月甲申安燾門下侍郎自觀文殿學士右正議大夫除

五月辛亥劉奉世罷簽書樞密院事為端明殿學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奉世自元祐七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二年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三年九月曽布對上曰元祐中王巖叟凶焰最甚幸死而漏網今存而漏網者莫如劉奉世元祐政事皆

以奉世為謀主此漏網之尤者上笑然之

乙丑尚書左丞鄧潤甫卒

潤甫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薨于位執政凡三月官至右光禄大夫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以在職日亡歿及曽掌藩邸牋表特贈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癸未曽布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布字子宣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鞏熈寧初王安

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甞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為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熈寧五年十二月知制誥曾布為翰林學士初呂惠卿既除撿正欲布罷職王安石固請留布曰得兩人恊濟則臣愚短庶幾寡過上許之及是又欲留布上曰

學士職任高不可為幕屬安石又請留布修中書條例上曰惠卿吏才尤精密不須留布也安石乃已哲宗元祐九年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布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四月拜翰林學士遂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哲宗新政擢拜同知樞密院事七月布既正謝上面諭以不可雷同布曰臣唯知以赤心不欺事上庶可塞責

紹聖二年乙亥

十月甲子鄭雍罷尚書右丞自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雍以元祐七年五月除尚書右丞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為宮寮交章論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

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絀長編明年蹇序辰言雍在元祐間與棄地之謀落資政殿學士元符二年七月辛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鄭雍卒

甲戌許將尚書左丞自守吏部尚書兼侍讀遷通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遷太中大夫除

卞字元度與化軍仙遊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安

石以子妻之卞有辭辯貌柔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門下侍郎自右正議大夫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燾以紹聖元年五月除守門下侍郎至是年十二月罷再執政踰一年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意燾必助已而燾浸多駮議惇憚且惡之所

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為儀仗使後宫有絶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即具彈奏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大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少寛假惇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為救解其意可見也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惇爭陳厚獄厚亦坐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長編是年十月燾以親年老乞罷政除宫觀差遣留京師時

王衆獄將決章惇益肆燾知不敵故求去也上謂韓忠彦曾布曰安燾再三乞宮觀留京師舊無此例布曰此不唯於朝廷事體未安於燾自處似無廉耻既罷政事何顔尚安步列中京師士人大抵不知義理少廉耻上曰燾乃京師人遂降詔諭燾燾奏乞知鄭州以便養親詔從所請同上明年蹇序辰言燾元祐中嘗與棄地之謀落觀文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再繳曾布曰陛下嘗言燾在元祐中

非丁憂不去位上曰何止此不然幾作相渠附會元祐闕衆所知燾何以再繳布曰燾在樞密院所更改先朝百餘事皆不當若以此諭之豈敢不奉行

紹聖三年丙子

正月丙子韓忠彦罷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

忠彦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守尚書左丞七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七年初紹

聖元年七月庚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乞罷不許後六日復故上諭執政曰忠彦無他不須爾布曰其爲人頗近厚在元祐中無過無可去之理又言琦勲業後世罕有其比是年正月樞密院奏事畢忠彦留身請外徑上馬仍面諭曾布以欲得河陽又白章惇匄得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彦已遷出又曰忠彦別無事亦不至姦險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處置邊

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彦請不已乃有是命四年二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韓忠彦降充資政殿學士依舊知定州先是忠彦自定州改知成都府中書舍人蹇序辰繳還詞頭言者又論忠彦在西府時主棄地之議詔忠彦可特依前太中大夫降充資政殿學士差遣如故丁未錄

正月庚戌李清臣罷中書侍郎自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清臣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守中書侍郎至是年正

月罷再執政凡三年先是婦人岳氏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岳氏乃澶州娼嘗為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婦三年十一月清臣言近為一婦人唐突車駕輒及臣姓名事出非意獄將具言者論清臣當罷清臣懼始求去或曰清臣數與章惇議不合嗣宗獄所由起意本在清臣也初議罷清臣不除職惇謂清臣受遺簾前紹聖初首復政事當加恩禮上從之嗣宗既伏誅後六日而清臣有是命長編

八月先是蔡碩女壻文康世嘗與碩言劉唐老謂文及甫曰時事中變上台當赤族其他執政奉行者當梟首從官當竄嶺南又言蘇轍范祖禹劉安世等當還為執政盖五月辛未詔榜有幸時事中變之語故唐老云云碩既聞康世言遽令康世録之特示蔡京京具以白上或又告唐老與及甫共謀為變欲誅章惇蔡卞等仍密結嶺南青降元祐人事連河南府李清臣等上疑其事時淮南轉運

副使周秩嘗攻文彥博不入元祐黨三省因請委
體量得實即付獄十二月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
府李清臣知成都府始朝廷命周秩察河南變
事秩入對上謂曰彼欲盡誅大臣則將置朕何地
乎蓋疑其不然也時復召呂升卿於河北令待命
國門俟體究果有實狀即遣如嶺南族元祐責降
諸人秩尋至河南捕劉唐老等置别屋仍辟程公
孫專體訪于外公孫素名能刺人事者也於是更

徙清臣入蜀秩徐考驗唐老等實未嘗謀變而欲
誅大臣之語則有之乃具奏語初不及乘輿上亟
詔勿治唐老等皆釋去升卿亦還河北清臣知河
南如故元符元年七月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
嘗進狀言劉摯有司馬昭之謀又有副封上三省
而中書寢不行至是同文獄作蔡京深探其獄以
為前受明氏告言隱而不治者悉當罪之遂詔清
臣落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河南然明氏狀頃不

進呈章惇安燾鄭雍俱與黃履乃白上謂惇燾雍俱為有罪之人於是上令放罪丁未錄

二月乙未故左僕射司馬光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故正議大夫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故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故贈太師申國公

先是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及公著薨呂大防奉勅為公

著神道一碑乃首載神宗聖語上又親題其額曰
純誠厚德之碑其碑曰公著始與司馬光同輔政
於是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策四荒以彊中國阜
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
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
言具在可考者如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糴以
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
利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與利之敝則曰太

傷鄙細有損國體他事類此者亦與指揮戒用兵之失則曰安南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具責不輕今無故輒置四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敝則曰更新官制以斁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侮四方貽譏後世可速裁議無致稽延令如舊日中書之比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

教遂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寛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以和西戎於是民呼歡鼓舞以爲便而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葢不可勝數司馬光既卧疾于家公與數人同拯其獘太皇太后爲去其異議者而後定自此先帝之善政施於無窮其爲下所誤以病民者刪革之而有緒矣公初與王安石友善後安石秉政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已公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以險語中傷而公

不屈也至章惇欲起史禍先於日歴時政記刪去
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聖語又欲發光公著墓
取碑銘毀之上曰何益於國議累日不決是時御
史中丞黃履右正言張商英監察御史周秩交章
論之十數且請重責大防摯轍等至是章惇乃以
履等章疏進呈且曰前後臣僚論列司馬光等罪
惡未正典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事
可考據者凡十九疏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

贈官并謚告追所賜神道碑仍下陜府鄧州各差官許會本縣於逐官墳所拆去碑樓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訖奏時紹聖元年五月也且詔今日以前已行遣責降斥外應具餘一切不問餘者亦勿復言仍具録前項臣僚章疏降下朝堂出榜曉諭初章惇力請發光公著墓上不許惇退上顧許將曰卿獨無言何也將對曰臣以為發人之墓非盛德事上曰朕意正如此然至是猶毁碑樓磨

神道碑追賜額俱勉從惇也曽布密啟請罷毀碑事疏入不報（丁未録）○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肆造邪誣偶緣已死未正典刑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懲艾光遂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公著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光與公著制詞皆葉濤所草也三月奉聖旨司馬光呂公著所得恩例並行追奪監察御史周秩言公著除司空

平章軍國事竊緣朝廷先以太師文彦博為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軍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得平章名雖亞於彦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而公著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吕大防劉摰蘇轍皆公著所引為國大姦

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官謚及所賜神道碑長編始曾布在翰林章惇為布言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等付兩制議用盧多遜例又令史院檢多遜及丁謂李廸故事既進呈而上不許乃已惇又請發冢斲棺上堅不許及是竟從惇請追贈官謚告并所賜神道碑額蓋邑勉從之時光與公著既追貶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并韓維盡追致仕遺表恩澤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止與二人餘亦追之初章惇

議追光等恩數曽布曰惡惡止其身不若更追削之惇曰何益削其恩乃實事布曰雖快意第恐例不可開其後邢恕又謂章惇曰司馬光亦疑太后有廢立事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晏駕是月二十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光送别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宣訓北齊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恕為此語覬以實宣仁徐邸之謗先有是說使天下必信之方祖

禹赴召時神宗猶在御光安得有主少國疑之語

也然惇得恕語即為竒貨遂又追貶光朱崖司戶

參軍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惇謂退黜元豐大臣

改變熈寧法度光不解此公著素有家風教之也

丁未録 元符三年五月光追復太子少保徽宗崇寧

元年正月勑司馬光肆為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

法度靡不變更所進之人才靡不斥逐追降右正

議大夫二年四月御史中丞言景靈西宮二殿繪

像臣僚有元祐之臣嘗得罪於二聖者欲望令有
司刪削詔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鄭雍
趙瞻王巖叟並除去欽宗即位靖康元年正月追
贈光太師三月臣僚言光之後再絶乞奏其見有
曾孫使之世禄不絶有姪華州鄭縣丞司馬朴亦
乞改除以稱朝廷褒顯之意奉聖旨除同判西京
國子監五月請别差官刊修神宗實録司馬光配
饗哲宗廟廷二年三月詔司馬光孤遺月賜錢米

紹興八年正月詔曾孫伋特授右承務郎徽宗皇子生公著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禄大夫指公著為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禄大夫建炎四年追復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贈太師晉國公謚正獻

同日故端明殿學士王巖叟追貶雷州别駕初贈左正議大夫

初紹聖元年五月三省言司馬光奉勅王巖叟
所贈官亦行追奪是年二月勅左朝奉郎王巖叟
資險狡之智而濟以敢為挾凶邪之權而為之死
黨厚誣先烈愚弄朕躬變法度於已孚擠勲勞於
必死可追貶雷州別駕追遺表恩例元符元年七
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劉摯王巖叟范祖禹劉安
世朱光庭子孫並勒停三年五月降寧遠軍節度
行軍司馬王巖叟追復朝奉郎崇寧元年正月繳

納元追復告紹興元年賜謚恭簡褒貶録

癸未前宰相吕大防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自降授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十二月三省進呈前後實録院取會到詆誣漏落意欲掩覆先烈應提舉以下官各行貶責故大防自降授左正議大夫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特降授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是年二月章惇言司馬光等已追貶

而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示罰凡三十七人皆貶大防遂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初呂大忠既以所得于上大防可復相見之語告章惇因為通判潘适具言适歎曰公失言矣必為深悔大忠尋辭加職請納職名量移大防不許於是大防再責循州或曰循州責上語實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復欲進用元祐人故也四月虔州申大防卒元符三年五月

追復光禄大夫崇寧元年復降授太中大夫建炎四年詔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方順服而遭罹貶斥未獲昭雪可速行褒贈詔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呂大防特追復左光禄大夫贈諡正愍褒貶録

前宰相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自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五月臣僚言劉摯昨為言官引王巖叟朱光庭劉安世等論變法於下司馬光呂公著行之於上摯為罪首合正典刑摯遂自觀文殿學士左太中大夫知青州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黄州未幾三省言臣寮前後論列劉摯姦惡罪大責輕乞正典刑遂罷知黄州試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是年二月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四年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先是蔡京安惇共

置文及甫并尚洙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
上怒稍怠然京惇極力煆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
卒于化州後七日摯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
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
令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元符元年二月詔
差河北運副呂升卿河南提舉董必並為廣南西
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
更遣升卿及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

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後因曾布奏事言升卿必皆不可遣詔呂升卿差充察訪指揮更不施行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長編　元符元年七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勑劉摯王巖叟等子孫並勒停三年五月追復中大夫十二月京東諸司奏伏見故宰相劉摯自嶺外亡歿近得朝旨歸葬乞朝廷追恤勑特依宰臣恩例崇寧元年正月復降朝請大夫建炎三年正月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贈通議大

夫紹興元年八月特贈少師十月賜謚忠肅六年
正月特贈太師兗國公褒貶錄
前門下侍郎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自降授左朝議大夫守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三月轍以引漢武上方先朝遂自門
下侍郎出知汝州四月勅知汝州蘇轍如汝父子
兄弟挾機權變詐之術託於文學驚愚惑衆轍昔
以賢良方正對策于廷專斥上躬有司言轍懷姦

不忠如漢谷永宜從罷斥我仁祖優容特命以官
在神考時獻書縱言時事召見諏訪更預討論與
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三聖厚恩宜何以報
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反以君
父為仇無復臣子之義至於大防中分國柄罔上
則合謀取勝徇私則立黨相傾云云可降授左朝
議大夫知袁州五月以御史諫官列章交上再降
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是

年二月勑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
計始與兄軾共為詆欺晚同相光恊比險慝造無
根之詞以欺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為讜
言指善政為苛法云云可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
置元符三年正月移永州安置四月收叙士大夫
失職者授濠州團練使岳州居住九月詔還故秩
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宫任便居住
崇寧元年正月勑蘇轍更不復職名大觀二年五

月降授朝請大夫罷宫觀政和二年九月復太中大夫致仕十二月追復端明殿學士特贈宣奉大夫淳熈元年七月禮部尚書趙雄請賜謚勅特謚文定

前資政殿學士梁燾責授雷州别駕化州安置自降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責授

燾自紹聖元年六月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鄆州落職降中散大夫知鄂州三年八月三省同奉

聖旨燾等緣為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是年二月勅左中散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梁燾責授雷州别駕化州安置四年十一月燾卒於化州諸子援呂大防例乞歸葬不許家屬尋徙昭州元符三年五月追復左中散大夫崇寧元年正月復降朝奉大夫紹興二年七月追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前宰相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自降授通

議大夫知隨州青授

純仁自紹聖元年三月罷相授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六月以純仁首建棄地之議特降授通議大夫差遣如故二年九月自知陳州落職依前官知隨州是年二月勑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趍利始議稱親則造誣於英祖晚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地以開邊隙遂尸宰輔乃復朋姦忘未正之典刑沮已行之命

令云云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正月牧敘士大夫失職者復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六月復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府七月特授充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仍詔疾速赴闕崇寧元年十二月三省同奉聖旨范純仁不應謚忠宣定議覆議官罰銅十斤其范純仁神道碑令磨毀建炎四年十二月詔褒贈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故

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許國公各給還元謚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官職給還紹興二年七月廣東運判范正國言乞給還父純仁御書世濟忠直之碑為神道碑額詔依

前端明殿學士劉奉世落職分司南京柳州居住自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落職前中大夫行光禄卿

奉世自紹聖元年五月自簽書樞密院事除端明

殿學士知真定府是年二月自知成都府落職依
前中大夫行光禄卿分司南京柳州居住十一月
臣寮言奉世當元祐間先合劉摯陰為謀主傾害
策立顧命大臣有不利宗社之意摯既去即附吕
大防蘇轍内交陳衍相為表裏遂登政府宣仁寢
疾之際姦謀逆計皆奉世與大防蘇轍通同其惡
不在二人之下奉世遂責授隰州團練副使郴州
安置元符三年正月復左朝議大夫少府少監分

司南京光州居住四月收叙士大夫失職者復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許歸陳州五月復端明殿學士依前官知定州尋知大名府崇寧元年正月勅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蘇轍等五十四人令三省籍記姓名内劉奉世永不與在京差遣五月臣寮言今元祐得罪之大者惟奉世以前執政恩禮自處甚失天下之望奉勅端明殿學士知鄆州劉奉世落職依前中大夫知徐州十月臣寮

上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朝廷近

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爲

元祐之人伏望詳酌施行奉勑知徐州劉奉世提

舉西京崇福宮沂州居住其餘吕希純龔原等二

十七人各與宮觀隨州居住政和三年九月除端

明殿學士致仕

前資政殿學士致仕韓維落職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

前以太子

少師致仕

初紹聖元年六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
光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純仁首建棄地
之議已特降授韓維致仕特置不問是年四月勑
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韓維首賛邪謀厚
誣先烈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四年五月勑
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先帝東宫舊臣在
元豐末朝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比觀舊奏益見
姦心密陳邪説則專達簾帷曲致謝章則顯遺君

上遂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依舊致仕均州居住其子韓宗儒等奏臣父維元祐之初雖蒙朝廷擢用至論國事與司馬光數有異同及奏論梁維簡遷授不當備位政府纔及一年兩月蒙賜罷絀自後不復預朝廷議論以致仕歸老臣父維見年八十一素多疾病各願納在身官爵乞不去田里許之元符元年五月上幸扆成宮詔韓維特復左朝議大夫致仕維尋卒年八十二三年五月追復資

政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崇寧元年正月勑韓維係
神宗潛邸人所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
甲申前太師致仕文彦博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落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國公
初紹聖元年六月臣寮言彦博受國厚恩不思報效詆毀政事怨疾先朝又言彦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彦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
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加淵畧以優老臣特置不

問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姦謀詆毀先帝偶緣已死未正典刑至於告老之人亦宜少示懲沮奉勑文彥博備公卿於三朝更將相者四紀起於閭里退居之中付以軍國平章之重以理財裕民之政為暴刻箕歛之科以經武斥地之勲為寇攘草竊之計遂自太師致仕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大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其子文當昨緣彥博致仕授五臺主簿可追奪閏二

月勑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上特輟朝一日後數日樞密院奏事上顧曾布曰彥博已死布曰老而不死終被謫命乃即世上曰此人極不佳布曰臣常以為背負先帝莫如此人元祐中年已八十一此時但能不來足以保富貴既不免來又附會如此上曰非止附會語斥先朝甚不遜布曰如悔過還生之類殆非臣子之所宜言元符三年

五月勑嗣位五月三下恩書放流竄逐係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隕命貶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時彥博已卒遂追復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崇寧元年正月復追降太子太保餘如故政和四年四月御筆比覽神考元豐中訓語及得故臣之子韓粹彥文及甫所奏明其父功審問至和嘉祐援立定策之勲彥博可除罪籍復舊

官與所得恩澤仍與付國史院記載其實以爲盡忠任職之勸可追贈太子太保五月又追復太師五年七月彥博之子維申以彥博嘉祐中定策之功與神宗褒詔來上特賜謚恭烈六年正月上以文彥博被遇四朝定儲首議其子維申可除直祕閣知陝州八年正月改謚忠烈

故左僕射王珪追貶萬安軍司戶故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四月丁未附見

初上之嗣位邢恕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旣而確死

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其後恕帥中山會高遵
裕子士京為西京第七副將士京庸暗恕一日置
酒從容誘士京以官爵謂王珪為相時欲立徐王
遣其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士充時已亡恕因
令王棫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士京遂轉
皇城副使而棫亦得供備庫使士京後亦恨章惇
不闕進用屢欲自陳其實元符末遵裕幼子高士
育始上書明其事之非丁未録三省言元豐八年二

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奏訪聞兩府大臣甞
議奏議皇子就傳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
自家事外廷不當預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
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珪惇乃宣言於衆其
事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
傳達語言陛下以梘位處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
偶感微疾而珪已懷二心是年二月給事中葉祖
洽論珪遲疑顧望乞正珪之罪詔珪遺表恩例並

行追奪其子孫次遠監當差遣仍永不往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曾布又嘗自叙云三省先論司馬光等陰謀廢立故不逾兩旬再行追貶相繼竄呂大防等於是又發揚王珪觀望以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其意初不在蔡確特借此以感動上耳林希亦語布曰貶竄者未足道但設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於宣仁不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蔕此尤為可憤長編

閏二月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太中大夫除

林希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太中大夫

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密院於是又遷布知樞密院樞密故事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長編時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說請辟致名士如陳瓘

黃廷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憲肅皇后召
宰執問誰可當立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
遂繼惇為相事略紹聖三年正月先是上諭曾布三
省欲降旨行北郊禮布曰陛下繼志述事此乃所
以伸先帝之志厭天下之異議有識之士聞之必
相與慶翌日同進呈布因言臣累奏云前日衆說
不同臣嘗奏以為廢先王之典禮屈先帝之正論
狥流俗之常情伸元祐之邪說惇曰此四句可謂

盡矣四年十一月曾布言敕牓中有幸時事中變之語邢恕亦以為緣此語引惹劉唐老等謗訕陛下在上朝廷清明時事安得中變此非詔令之語也希亦曰如紹聖之變元祐乃為變安得有此上又曰只恐元祐人復用布曰陛下在上則元祐之人安有復用之理元符二年十二月先是上諭曾布曰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高遵惠再檢見元祐有疏論罷吏禄以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

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不可不察又規切
太母曰不可致怨天下此極不可得布曰當時敢
出此語誠衆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若爾尤不
可不召未幾遵惠卒希字子中福州人先是元祐
中除希中書舍人為孫升劉摯諸御史所論出知
蘇州至是章惇入相思甘心於元祐故臣命詞掖
當求以為元祐敵者乃進希寶文閣直學士自亳
社易知成都希既過闕惇首卜其所向果怨元祐

者即白留希為中書舍人遂就職十月中書舍人林希兼侍讀初章惇請以林希除侍讀上不許惇力請之以為希命詞宣力為多上雖黽勉從惇然殊不樂丁未録希又修神宗國史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自吕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為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為同執政一

曰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吏部尚

書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惇不引為同

省執政遂背惇上又云林旦在元祐中有詆毁先

朝文字獨不曾行遣以希故也布曰近日程頤編

管恕以為謀出於希蓋恕本頤門人忌其來因以

傾之上曰此是衆論非獨出於希然希亦曾云編

管却不妨布曰臣在史院見蔡卞云有文字擊鄧

綰云綰事王安石互薦其心病子雱舍居婿蔡卞

卞失色云乃以此見目此亦是及先朝事然其所陳乃與先帝所批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之語無異但語侵卞大惡卞亦不得不怒蔡氏兄弟與希相失亦以此也蔡遵王珪門下又與章惇相得

同日許將中書侍郎自守尚書左丞遷正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左丞自守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黄履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將等既拜内見任執政官並依舊在職以待新命

上諭曾布及將下曰此敘遷而已元祐以來須三入劄子故事無此更不須再入布等皆奉詔長編紹聖三年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悅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邈然如自己出而卞喋不啟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為其所使十二月曾布又言章惇聰明臨事不敢固執易以理屈許將心亦嚮正臣有見聞皆可與之論辨唯卞陰險

憸邪不易為善但知營私立黨而已四年四月初
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
知王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
夫皆駭其言於是校書郎陳瓘謁章惇求外任因
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面罵之章蔡由是不咸陳
瓘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録皆蔡卞之
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
祐學術卞方議毀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

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又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版高閣不敢復議毀矣瓘又嘗為別試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揺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絶史學計畫已定唯候

瓘所取士求疵立説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此據丁未録九陳瓘傳增入

月御札擢吏部尚書兼侍讀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絶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蔡

卞乞用安惇上不許時惇與卞已不咸恕即上疏論朋黨便欲威福與奪皆自已出云云元符元年三月曾布言蔡京與章惇相失亦因京卞有兄弟並進之釁而惇昌言於人云自三代以來無此故事故京深怨之二年二月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謂過當然此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與卞相失則卞多持其所短故惇畏之不敢不從

但陪笑而已衆莫不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於卞
惇無敢違者上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曰惇於蔡
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
為之屈衆尤哂之宰相每以義理處事何畏之有
惇短處多故不能彈壓衆人人皆不畏之而未免
畏人也五月曾布言大約今日士人皆分隷惇卞
門下奔競好進之士不趍惇則趍卞然惇性踈率
多為卞所窺雖與卞相失然極畏卞臣嘗問惇諸

處闕官不除人惇曰纔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也然惇卞各有所偏故是非無以相勝八月曾布因言近歲姦憸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為不可改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為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私意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額許開封府舉人就試衆皆以為未便獨蔡卞堅執元豐七年先朝已罷不可改同列自章惇而

下論議數四終莫能奪惇歎曰此豈先帝所為此時正是卞及舒亶朱服輩力主此議耳聞者莫不然之既而諫官鄒浩三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巳罷拒之蓋先入之言也卞自此專政意甚於前矣十月上又曰蔡京與卞果不相得布曰此衆所共知方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極此可見大畧大抵因娣姒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足上曰兄弟間乃如

此惇卞面相毁訾甚峻惇多以言語傷人布曰惇
性暴率多輕發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
勝惇多屈必無所逃聖鑒布曰卞與惇皆有黨而
卞之黨爲多惇之黨衰卞之黨盛故衆皆畏卞而
惇亦畏之謂卞爲不立黨尤不可也三年三月樞
密院奏事曾布獨留布因言陛下知章惇蔡卞近
來相失每更相猜貳議論之際互相觀望以至差
除不能僉諧往往列二三人取決聖斷上曰何爲

若此相失布曰大約皆謀身而已昔相朋比令相疑忌莫非為私計未嘗志於國事大抵積小事遂成釁隙而惇尤疑蔡京以其在經筵時時造膝陰有所中傷上曰惇深不樂京布曰京兄弟氣燄人無不畏之者惇以引蔡肇安師文為京等所指目深恐中其讒間蔡京在經筵卞在政府兩人窺伺而交攻之惇不得不懼以此於議事但容默而已上曰京與惇何以相失布因言其故上曰惇性輕

率布曰惇雖輕率議論亦多平直卞之巧難測願陛下更加審詳上微笑而已上又問兩人曲直如何布曰引常立鄭居中則曲在卞引劉正夫則曲在惇然卞之黨與甚盛氣闕畏邢恕安惇輩皆重足一迹惇以此尤畏之也初惇與卞相悅每事聽信凡所引上殿人多卞門下士外議極以為不平上曰須是易卞於西府勿令預其事乃可布曰惇以先朝定策受遺陛下初親政事即擢作相然

臣自初秉政即曾開陳以謂惇初相便逐彭汝礪用朱服蹇序辰以此失天下人心然皆為卞所誤又卞之薦常立立蹤跡敗露如此陛下若早賜移易不唯有補政事亦可以保全章惇上深欣納布因言常立事衆怒益深其後卞等果作訴理之事仇布而羅訴理之禍者七百餘人訖於布之家流離破散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丁未録

履字安中邵武軍人元符二年五月以進築西安城除通

議大夫

元符元年（戊寅 五年六月戊寅朔改元）

四月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

希自紹聖四年閏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一年希與御史中丞邢恕同責希坐私積怨憤密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而恕陰懷怨憎揚言排擊妄意希進故並黜之或曰恕為中丞惇實薦之布亦有力焉而布與惇異數毀

短惇每上殿移時不下惇固疑之矣始惇置希西府蓋疑布間已故使希察布而希卒為布所誘遂叛惇惇乃因蘇騆事并逐希恕布雖數為希解然訖不免御史蔡蹈凡四章論林希曰臣伏見希天資傾邪詭躁褊急競利爭進無大臣體諂事王珪最為親密珪前後薦論凡累數十先帝知其姦邪終不信用先帝棄天下未久黨附韓縝浸有超擢縝出復事呂大防蘇轍及交通梁燾燾亦傾心結

納嘗引希以自代知潤州日因籍河渠事獻書大
防尋除天章閣待制由此巧計得行遂積顯要以
至今日三年十一月右正言陳祐言竊聞資政殿
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
詞命陷害元祐臣寮呂大防等希天資險躁挾文
章小技以濟姦慝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過闕朝見留為中書舍人衆謂下遷非希本
意而希志在附會得之欣然所草呂大防責詞皆

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至有老姦擅國之語蘇轍嘉祐中廷試賢良仁祖嘉納而希言轍對策之時已有異志丈及甫造為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啟之具載制詞可以考見小臣乘時射利無復公心其後歲餘果躋樞要侍御史中丞豐稷亦奏希助惇為惡布在王言掩宣仁德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詔希降充端明殿學士以太中大夫知揚州建中元年二月右司諫陳祐言知揚

州林希到任謝表猶復云云乞正其罪時三省言希表文飾已過歸咎于君當與一小郡遂詔希知舒州尋卒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曰文節

元符二年己卯

閏九月辛巳黄履罷尚書右丞自通議大夫授本官知亳州

履坐議論迂濶朋俗懷姦動揺國政命令已出退有後言而有是責　鄒浩之竄新州履言浩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奬之故遂敢犯逆鱗而陛下

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履退遂降責命履是日留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曾布再對上語笑如常晚歸西府聞履罷政然未知其詳履亦未之知也履既貶上諭布曰履有四劄子救鄒浩當時不言既巳奉行乃如此必為人所使是年二月甲戌朔尚書右丞黄履乞罷政上封還表章及宣押翌日曾布曰履立朝不為無補同列初以不

曉事忽之既發明章惇放罪等事遂頗知敬畏上
曰履忠實可謂君子布曰陛下旌别人才如此乃
士大夫之福若履者真善人君子也再遣使宣押
履復位如故至是始罷是歲三月先是管勾剩員
所蕭世京在元祐中嘗上書言先朝青苗免役法
便民可以久行疏奏留中不報至是上出其疏乃
擢為吏部員外郎擢提舉秦鳳路常平張行亦元
祐中奏疏乞復行免役凡四十餘章前已擢使一

路至是又遷為户部員外郎初權禮部尚書蹇序辰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年以來應更改法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數檢閲隨事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宣德郎李積中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毁者取會其事因何人申請乞廢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當職官姓名及謗訕之語若情不可恕即重加貶責序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蹇序辰既貶四年

七月又復檢舉降詔申明序辰之言如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曾布為三省意欲有所羅織故也長編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